

浊世佳人

苏方桂 著

中篇系列传奇小说
罗浮演义



I247.4
132
1

浊世佳人

苏方桂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沈阳

油 世 佳 人

Zhuo Shi Jia ren

苏方桂 著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沈 阳 市 第 一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195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½ 插页:2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81

责任编辑:徐永之

插 图:李钟录

封面设计:安 迪

责任校对:芦 雁

ISBN 7-5313-0133-4/I·123

定价:2.25元

● 中篇系列传奇小说

● 罗 浮 演 义

55
22
22
22
22
22

内 容 提 要

名妓陈圆圆随吴三桂降清后，吴三桂被封为大清平西亲王。陈圆圆深居王府，使尽浑身解数取媚吴三桂，但人老珠黄不能与后宫嫔妃媲美，渐渐失宠。吴三桂野心称帝私制九龙袍，陈圆圆屡受战乱之苦，虽反对再起兵戈，但亦无力劝阻，最后在愁苦郁闷中遁入佛门，苦守清灯了却终生。

本书，对大西南的山川风物、民俗均作了具体描写。

回 目

第 一 回	绣龙袍舞女沉古井 邀恩宠圓圓扮道姑	1
第 二 回	仇深似海那鸿诉恨 粉饰太平三桂设谋	19
第 三 回	万炬纵横火把节 鸟鸣如泣妃子病	34
第 四 回	杨师爷奉命查奸 吴三桂狠心卖父	50
第 五 回	盘龙坝深山藏卧虎 西山寺密语惊旅人	65
第 六 回	哑女一盗九龙袍 那魁旅舍逢怪客	82
第 七 回	侠义神偷助一臂 斧头李德点迷津	96
第 八 回	紫薇妃子皈依佛法 八面观音偷情宣淫	109
第 九 回	梁上君妙计脱险 甘文焜义释凯里	125
第 十 回	灯影下侠女隐身 集市里那鸿遇奇	143
第 十 一 回	巧中巧母女相会 奇中奇义士出家	158

第十二回	摆花酒飞来匕首书 结情郎酿成风流祸	174
第十三回	梁上君四盗九龙袍 陈圆圆抚琴寄忧思	193
第十四回	佛祖窝赃神偷有歪理 香车闯关妓女多痴情	207
第十五回	泪洒苍山相逢成空幻 血染龙洞复仇举神珍	222
第十六回	若竹护送九龙袍 杨仪受刑毕节狱	237
第十七回	棍如钢轮难中相助 雨如弹飞急舟脱险	254
第十八回	吴三桂逆天举叛旗 甘文焜合家尽大节	267
第十九回	木鱼声声名妓修善果 白日见鬼三桂得狂疾	285

第一回 绣龙袍彝女沉古井 邀恩宠圆圆扮道姑

银钩般的下弦月，在急急向北飞奔的云层中忽隐忽现，使风光秀丽的古城昆明忽暗忽明，平添了一种朦胧而神秘的气氛。

五华山侧的平西亲王府也被罩上一层明明灭灭的烟霭。巍峨、庄严、豪华的银安殿那碧绿的琉璃瓦、鎏金的尖顶，也时而熠熠有光，时而一片灰暗。后宫花园中那玲珑剔透的叠石，那云蒸霞蔚的茶花树，那小巧的八角亭，那跌荡曲折的瀑布，那一平如镜的太液池，也时而清晰，时而迷濛。

在银安殿西北数十丈，隔着太液池，有一座小小的院落，门口有两名挎着腰刀的士兵守卫，院门上挂着一把大大的铜锁。

入夜之后，有一行人顺着卵石铺的甬路向小院走来，前面两个宫监打扮，手提风灯，后面四名挎刀卫士，走在中间的那人身材高大、彪悍，剑眉凤目，面皮赤红，颌下蓄须，他年约五十四五岁，两鬓已有白发。他穿着圆领麒麟补子常绸袍，腰扎镶有玉片的黄绸带，脚登绿牙薄底快靴。他就是威震西南、声名显赫的大清平西亲王吴三桂。陪在吴三桂身旁的是副都统夏国相，他是吴三桂的心腹爱将，也是吴三

桂的女婿，年约三十岁，个头与吴三桂相仿，相貌却远不如吴三桂英武，稀疏的眉毛，小小的三角眼，说起话来滴溜溜乱转，使人感到他奸刁狡诈，有欠忠厚。他如今兼着王府总管的职务。

他们一行人走近小院，夏国相向卫兵扬了扬下颏，卫兵立刻开锁推开了院门。院中只有三间低矮的平房，房中还点着灯烛，一个身穿彝装的年轻女子低头站在门口，夏国相对她低喝一声：“还不跪下！”

那女子屈膝跪下了，仍然低着头。

房中除了板床、被帐之外，地上有一张大的竹案，竹案的一头杂乱地堆放着刀剪、花绷、彩线等杂物，另一头放着一件叠好的赭黄色杭绸袍子。

夏国相指着袍子，含笑说：“父王，九龙袍绣好在这里了。”

吴三桂回头看看，见宫监、卫士都留在外面，屋中除了那个跪在地下的女子，只有他与夏国相二人，点了点头说：“展开看看。”

夏国相提着袍领，展开了袍子。吴三桂的双眼立刻射出一缕缕兴奋、惊喜而又贪婪的光芒，围着袍子，前后左右看了个仔细，啧啧称赞：“好好，绣得好，好极了！”

赭黄袍上，绣有九条活灵活现的龙，每条龙的姿态各不相同，目射神光，鳞甲凸现，祥云衬托，欲飞欲搏。

吴三桂伸开胳膊，说：“试试合不合体。”

夏国相帮吴三桂穿上九龙袍，瞪圆了三角眼，一跤跪下，俯伏在地，低声说：“臣夏国相见驾，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吴三桂心花怒放，含笑伸手，说：“爱卿平身。”

夏国相说一声：“谢恩！”爬起身，对吴三桂说：“父王，你穿上这九龙袍，日月双辉，帝王之仪，使人不敢仰视。”

吴三桂穿着九龙袍，仰望着浩瀚的苍穹，脸上挂着志得意满的笑容，久久没有说话。他陷入幻觉，耳中似乎听见了景阳钟那洪亮的鸣声，文武大臣三呼“万岁”的颂声；看见了金銮殿上的龙柱，龙案上的玉玺；闻到了殿前那巨型景泰博山炉中吐出的沉檀的香气……

他示意夏国相帮他脱下九龙袍。夏国相将袍子叠好，包在黄绸包袱里。吴三桂说：“送到万宝楼去藏好，此事不得走漏一点消息。”

“是，孩儿知道。”

吴三桂看了看低头跪着的女子，对夏国相使了个意味深长的眼色，夏国相忙说：“孩儿明白。”

吴三桂迈步出屋，对卫士们挥挥手说：“到紫薇宫去。”

吴三桂走后，夏国相用脚拨了拨跪着的女子说：“喂，你起来吧。”

那女子站起身来，这时我们才看清了她的相貌，她是个年约二十三四岁的彝女，生得十分清秀，面容瘦削、苍白，那双大眼，象雾天的滇池，罩着一层深沉的忧郁。

这位彝家姑娘，名叫诺海阿花，是楚雄一个彝寨的刺绣高手，她绣的花帕、筒裙、围腰百里闻名，绣的花朵能引来蜂蝶，绣的禽鸟能招来彩凤，她尤善绣龙。彝语龙叫“鲁”，据说是彝家祖先，对龙图腾崇拜。每年大年初二彝家都要举行“祭龙”仪式，请龙、祭龙、接龙，高唱祭龙调。每寨

都藏有一面大龙旗，平常供在头人家里，祭龙时才展开。有一次，诺海阿花受命绣一面新龙旗，龙已经绣好了，最后绣龙眼时，她不小心将手指刺破，一滴鲜血滴进龙眼，这时，奇异的事情发生了，红日当空的蓝天上，忽然间乌云四合，狂风大作，飞砂走石，雷鸣电闪，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后，旗上的那条龙冲天而上，在乌云中蜿蜒游动，大雨倾盆而落，彝寨的男女老幼看见了那条龙，跪在大雨中向龙叩拜。

这也许是一段神话传说，但是，“诺海阿花绣的龙活了！”传遍四方，也传到了吴三桂的耳朵里。吴三桂早想绣一件九龙袍，便派人连逼带骗，将诺海阿花弄进王府，关在一个偏僻的小院中，由一名彝族哑巴宫女侍候她，命她绣九龙袍。整整绣了三年，诺海阿花熬干了心血，终于将九龙袍绣成了。

夏国相咧嘴对阿花笑了笑，说：“好啊，你绣龙袍有功，王爷有赏，就要送你回老家彝山去了，你高兴吗？”

一对大而晶莹的泪珠从阿花的眼中流了出来。三年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她不停地绣啊绣啊，盼的就是这一天啊，她又能看见青山绿水了，她又能参加跳月对歌了，她又能和心爱的小伙子在“姑娘房”里唧唧谈心了，她怎能不高兴呢？

她喜极而泣，低下头，刚说一声：“谢王爷恩典……”

夏国相忽然从怀里掏出一条白绸带，一下子套在阿花的脖子上，双手一用力，阿花连喊也没喊出声来，“咕咚”一声摔倒了。夏国相用一只手将她提起来，丢进院中一个枯井之中，搬来几块大石将井填死。他拍了拍手上的灰土，提起包袱走了。

他干的这一切，都被那个躲在里屋，侍候阿花生活的哑

巴宫女看在眼里，吓得她双眼失神，瘫在地上动弹不得。

更鼓敲过了二更二点，一队身披甲冑，腰挎弯刀，手执长枪的卫士刚刚从紫薇宫墙外通过，倏然，一个黑影从一块高大的太湖石后跳了出来，身形快得如掠空的燕子，脚步轻得如捕鼠的狸猫，闪一闪便来到围墙的月亮门外。这时，月亮露了露脸，可以看到他身穿黑色夜行衣裤，软底皂靴，鼻孔以下蒙一块黑巾，浑身扎束得紧凑、利落。他从背上拔出一支短剑，插进门缝，将门闩轻轻拨开，闪身进去，顺手又将门掩上。

紫薇宫是平西王宫中最为华丽的宫院。进门后是一条数十丈长的曲折回廊，回廊雕梁画栋，画着全套三国故事人物，从“桃园结义”起，到“魏主登基”止。回廊柱上，隔十步挂一盏宫灯，造形争奇斗艳，荷花灯花瓣能够开合，走马灯人物可以活动，还有一种能放出香味的香灯。

寝宫门外，左右是铜铸的神龟、仙鹤，中间是一个一人多高的景泰博山炉，日夜不断吐出沉檀的袅袅烟缕。宫殿大理石地面，汉白玉陛阶，蟠龙绕柱，金碧辉煌，耀眼生辉。十名身穿彩衣的宫女，分左右两排，屏息静气站在镂花的寝宫门外。

黑衣人躲在回廊的阴影之中，悄悄挨到西侧，避开宫女的眼睛，抱住一根朱红雕龙殿柱，疾如猿猴，飞快爬上殿檐，将双脚插进檐空之中，象蝙蝠一样，倒挂在檐影中。

寝宫布置得富丽而雅致，正面是一张雕龙刻凤的大铜床，吊着绣花流苏锦帐，地上铺着厚厚的红氍毹。床的对面是一张楠木梳妆台，台上摆着一面半人高的圆形西洋玻璃镜，镜旁是一台铜的西洋自鸣钟，钟上有一只翡翠小鸟，每

到一定时刻，小鸟会展翅鸣叫几声。这玻璃镜和自鸣钟，在当年还是极为稀罕的物件，是缅甸王奉送给吴三桂的。

与卧室一门相通，是一间灯火辉煌的大厅，大厅中丝竹悠扬，五名宫装女乐，有的弹琵琶，有的打扬琴，有的击檀板。三四名扮成生、末、净、老旦的宫女散站四方，她们正在排演明代著名戏剧家高濂写的杂剧《玉簪记》，演的是道姑陈妙常与书生潘必正的爱情故事，正排到《追别》一折。潘与陈定情后，潘进京赶考，陈乘坐一叶小舟，追来送别。一阵音乐过门之后，一个手拿拂尘、道姑装扮的女子走了出来，她踩着碎步，腰肢摇摆，袍襟飘拂，时而手打眼罩向前张望，时而左摇右晃险些跌倒，生动地表现出她心情的焦急，小船不稳和江风吹拂。

她开口唱道：

奴好似江上芙蓉独自开，只落得冷凄凄飘泊轻盈态。恨当初与他曾结鸳鸯带，到如今怎生分开鸾凤钗。别时节羞答答，怕人瞧，头怎抬。到如今、闷昏昏，独自个耽着害。爱杀我、一对对鸳鸯波上也；羞杀我、哭啼啼今宵独自捱……

在她追上潘必正后又唱道：

秋江一望泪潸潸，怕向那孤篷看也。这别离中生出一种苦难言，自拆散在霎时间。心儿上，眼儿边，血儿流，把我的香肌减也。恨杀那野水平川，生隔断银河水，断送我春老啼鹃。

她音色清亮，韵味无穷，一波三折，余音袅袅。这虽是

排演，却把那些宫女们迷住了，一个个如痴如醉，如癫如狂，都被她引进了戏剧中去。

这个扮演陈妙常的，就是大清平西亲王吴三桂的爱妃陈圆圆。

当年，陈圆圆三十三岁，虽说早已过了青春妙龄，却自有一种年轻姑娘无法企及的成熟的美，由于保养得法，看起来还要年轻一些。那一头亮亮的、柔软的秀发，如黑色的瀑布一般流泻到腰际，当她起舞时，瀑布飞动起来，使人产生珠玉迸溅，光影闪烁之感；鹅蛋形的脸庞，虽然没施脂粉，却异常白嫩，白嫩中透出一层娇红；一双黑白分明、灵动含情的眸子，有如两泓秋水，波光潋滟，摄人魂魄。光洁的前额，使她美丽的脸庞显得高雅文静。紧闭的小巧的嘴唇，配上那颗生在嘴角的美人痣，又使她平添一股胸有城府，遇事果决的神情。她虽然玉肌丰腴，却没有发胖；她多年过着安富尊荣的日子，却一日也没停止歌舞练习，腰肢仍然那般柔软，酥胸仍然那般富有弹性。她象一朵清晨带露正在盛放的玫瑰，光彩照人，娇艳欲滴，香气四溢。

吴三桂封为平西亲王之后，坐镇西南，执掌军政大权，他的后宫中有数十名嫔妃姬妾，可说是粉黛成阵，美女如云，著名的美人就有赵莲儿、四面观音、八面观音等，但他真心爱的，却只有陈圆圆一个。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形容说：“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用来形容吴三桂对陈圆圆的专宠毫不过分。

陈圆圆所以能得到吴三桂久宠不衰，不仅靠她那绝代的姿容，更靠她那拢络男人的高超的艺术。她认为，一般男人都

有“喜新厌旧”，“轻贱其易得，宝爱其难得”的心理。因此，她十分重视自己在吴三桂眼中、心中保持新鲜感，她不但不与其他姬妾嫔妃争宠，反而有意赶吴三桂到别的嫔妃宫中宿夜，甚至故意几日不与吴三桂相见。吴三桂要到她的宫中，事先必须征得她的同意，否则她便闭门不纳。而每次接纳吴三桂进宫，她都要做精心的准备和布置，发式千变万化，头上插戴的簪环首饰次次不同，服装的式样、花样、色调都经过反复的研究、比较，配搭得恰到好处，十分协调，晚宴的酒菜少而精，每道菜的用料、拼盘的花样、色调，所用的器皿，都要经她过目和指导。吴三桂每次来，她都给准备一套节目，有歌，有舞，有戏文，有清唱；有时她亲自下场，有时从宫外请来小戏和杂耍班子，说书的先生，甚至有白族、景颇、苗家歌舞。她在宫女中选拔了一批生得整齐，聪慧灵巧的女孩子，亲自传授歌舞和吹弹的技艺，随时排演新戏。她不但能歌善舞，而且会丹青书法，也能对对吟诗。到了床上，她更是施展出千般蜜意，万种风情，时喜时嗔，似恼又爱，甜语绵绵，情话缕缕。

吴三桂每到她的宫中，对她都如见新人，快乐得如登仙境，身心都受到抚慰，次日便精神大振，如饮了玉液琼浆一般。几日见不到她，便饮食无味，思念异常。

吴三桂常说女人的通病是“妒”，唯有陈圆圆不妒。她又何尝不妒？只是她驾驭男人的手段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将吴三桂牢牢缚住，不屑与其他女人争宠，而她的“不妒”，又正是她专宠艺术重要的一环。《孙子兵法》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不战而屈”。陈圆圆没有学过兵法，而她的专宠战略却深合兵法要旨。一般的女子，哪怕她

貌如天仙，年方荳蔻，不懂得这种艺术，哪里是她的对手？

陈圆圆能达到这种境界，自然是得益于昆山梨园的训练，姑苏柳巷的体验，士大夫文化的熏陶，更得益于她那绝顶的聪明，久历风尘，屡经变故，人生经验的积累。

这天夜里是吴三桂到紫薇宫的日子，陈圆圆扮成道姑，精心排演了《玉簪记》“追别”一折。她撤去头面钗环，不施脂粉，青衣素裙，别有一番风韵，一种天然的、素淡的美。她选择这出戏扮演，也是花了心思的，目的也是使吴三桂有耳目一新之感。

二更三点，有人前来通报：“王爷进宫了！”

陈圆圆只对报信人摆了摆手，指挥戏文继续演下去。

寝宫的门打开了，两对手提红灯的宫女迎了出来，一齐对吴三桂施礼，吴三桂微微颌首，步上汉白玉陛阶。他刚刚走近寝门，忽感脑后有风，心知有异，头一低，脚下一用力，一个箭步窜出一丈多远，急忙回身，已从腰中拔出宝剑。他久经沙场，反应极其灵敏，这一连串的动作在瞬间完成。

他回身一看，见到一个蒙面的黑衣人，手拿一把光芒刺目的短剑，已被他的卫士包围起来，正在陛阶上格斗。

宫女们被猝然发生的变故吓得面目改色，紧紧挤在一堆，大气也不敢出。陈圆圆对这种事似乎已经见惯，虽也吃了一惊，却很快镇静下来，并肩同吴三桂站到一起，观看卫士们同那个黑衣刺客格斗。

那黑衣人身材小巧，动作疾速，武功精绝，一个人与七八个高手武士搏斗，毫无怯色。他手中那把短剑长不过二尺，光芒四射，锋利无比，只几个回合，武士中有两人的兵

器被他削断了。他周身似罩在银光之中，忽东忽西，如圆形的闪电一般，急骤飘忽。

吴三桂注意看着他的剑术，心中越来越惊异。吴三桂精通武当剑、青萍剑，多年来，对各派剑术他都注意研究，是明末清初的剑术大家之一，他却分辨不出那黑衣人剑术的门派，似青萍剑，却比青萍剑舒缓，套路中杂有其他剑术的招式。

又过了几个回合，几名武士已渐渐不支，吴三桂刚欲上前，忽听王府内外锣声一片，“捉刺客！”喊声四起，他知道王府总管夏国相已带兵来了，便又收住了脚步。

那黑衣人似乎也发觉了形势对他不利，手中的剑一紧，倏如江河暴涨，剑花飞舞错落，眨眼间有两名武士被他刺倒，包围圈出现一个缺口，他身形一晃，如掠地紫燕一般，从缺口冲了出去，跳上一块叠石，三跳两跳，越出围墙，不见了踪影。当夏国相率领大队卫士赶到时，已经错过了时机，虽然全城戒严，将昆明城翻了个底儿朝天，什么线索也没有查到。

夏国相亲自带人在王府内外搜查，一无所获，便又到紫薇宫来向吴三桂报告，并请求处分，说：“父王，由于孩儿防范不严，使刺客混入，惊了虎驾，救援来迟，使刺客逃脱，请父王惩处。”

吴三桂只摆了摆手说：“此事不能怪你。这个刺客武功、轻功都见所未见，非寻常武林高手，你手下那些卫士是难以捉住他的。我估计他不会甘休，定然还要寻机行刺，你要小心防范。他手中用的剑与一般宝剑不同，略短微弯，削铁如泥，你明日派人到兵器铺和土司衙门中暗暗查访，也许从这把剑上能获得一点线索，将他缉拿归案，审出幕后指使之人。你去吧！”